

技术统治与审美自由： 福柯与波德里亚思想研究

张成华 朱亚铮 张诗婷 马晶 陈 翀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技术统治与审美自由： 福柯与波德里亚思想研究

张成华 朱亚铮 张诗婷 马 晶 陈 翀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术统治与审美自由:福柯与波德里亚思想研究/张成华等著.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618-50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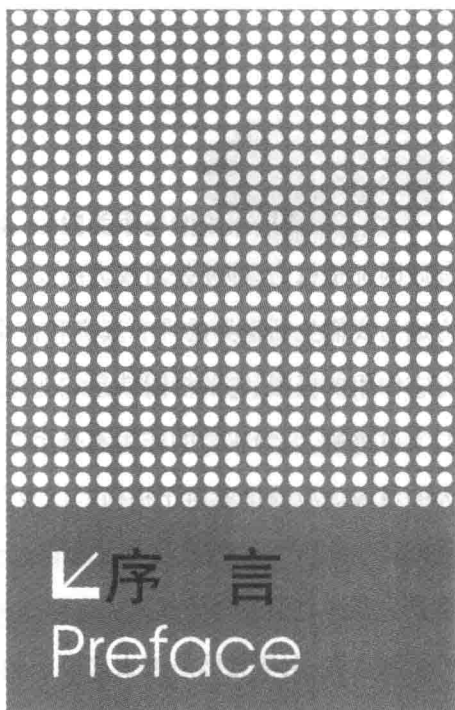
I. ①技… II. ①张… III. ①福柯, M. (1926 ~ 1984) — 哲学思想 — 研究 ②波德里亚, J. (1929 ~ 2007)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65.59 ②B5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5732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欢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网 址 publish.tju.edu.cn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69mm × 239mm
印 张 10.25
字 数 213 千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
定 价 78.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烦请向我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将福柯与波德里亚放在同一本书中讨论不是任性而为,也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名声卓著,而是基于某种现实生活的个人体验——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无力感和不安全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逃避情绪。

最初将福柯和波德里亚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波德里亚以“拟像”为视角对福柯的权力观念进行的批判^①。可是,对于这两位思想家自身而言,关于权力的争论并非那么重要,而重要的是在现代技术统治下的那种无力感和怀旧情结。

对于福柯而言,技术规训弥漫于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深入到现代社会组织的所有毛细血管之中:军队中对身体的操练、学校中学生宿舍的安排、监狱中的“全景敞视”结构、医院中医生的眼光、工厂中工人工作的流程……在福柯的笔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权力技术统治下的牢笼,权力从不现身却又无所不在。福柯习惯于对权力进行物质性的阐释,无论是对疯癫历史的探讨还是对惩罚形式的转变分析,福柯都是把要探讨的历史现象依附于具体物质的形式的转变。然而,权力观念和权力界限的转变使得权力越来越不受物质形式的束缚而成为一个分析性和解释性的词语,它成了一个不受限制的、有自己重量的实体。任何历史现象,当我们提问为什么的时候,

^① 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福柯的面孔》,512~53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技术统治与审美自由：福柯与波德里亚思想研究◎

其原因都是权力,即使是对权力的反抗也最终将成为权力扩大自身效应的载体。权力成为我们生活世界的唯一真实和根本推动力。权力不再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也没有它作用的极限,它的极限就是它能渗透和达到的最远的地方。在权力的笼罩下,人们无可逃避,因为权力的作用不是生杀予夺,不是明令禁止,而是规训人的肉体,束缚人的灵魂。波德里亚对于福柯的反驳并不能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希望。波德里亚告诉我们:“《规训与惩罚》及其有关规训、‘全景监控’和‘透明性’等理论也不例外,不外乎是一些博大但过时的理论。这样一种通过客体化的凝视来实现控制的理论尽管讲的精细入微,但毕竟已是过去之事……他从未打算跨过当代制度革命的门槛。”^①但是,波德里亚提供给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呢?权力是不存在了,但是权力的拟像却偶尔还魂。整个社会并没有真实可言,一切的真实不过都是拟像的效果,拟像比真实更真实。正是在对拟像的探讨中,波德里亚和福柯在根底上连在了一起:整个社会只在话语中存在,是话语构造了真实和虚假,真实不过是话语产生的一种效果。

福柯和波德里亚提供给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技术统治的社会:或者是微观权力的统治,或者是拟像的统治。总之,人在这个社会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本真性。

可是,“失去”一词本身就蕴含了恢复其本然状态的反面效果。福柯和波德里亚对于现代社会的诊断本身就含有某种伦理诉求:监控必然导向逃避、权力必然导向反抗、虚假必然导向真实、拟像必然导向本源。这种对于“反抗”、“真实”、“本源”的追寻并不因为无路可逃而放弃,它源于对伦理的诉求,并且与人类的欲望结合在一起,所以即使权力再庞大、虚妄再深刻、拟像再真实,人总是具有某种逃避权力、虚妄、拟像的欲望。或许福柯会说,这种二元对立本身就是话语构造的结果,对权力、虚妄、拟像的逃避本身也只是一种话语形态。可是,反抗、逃避和追求本身却是最真实的象征。所以,福柯和波德里亚都抱着某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去哀悼和追寻逝去的世界。

因此,福柯从来没有放弃对审美的追求,前期的福柯企图在审美的体验中僭越权力规训的牢笼,达到灵魂的自我圆满。在《疯癫与文明》的结尾,福柯用诗意的笔触

^① 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515~516页。

描绘了一幅非理性纵横的画面：“像闪电倏然掠过夜空，诸如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或阿尔托等人的作品那样——这些作品永远不可能被归结为那些可以治疗的精神错乱。它们以自身的力量抵御着巨大的道德桎梏。”^①福柯高度评价了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阿尔托等人的作品，因为当疯癫被当作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对象被压制而陷于沉默状态时，只有审美领域——在尼采等人的作品中才能看到冲破理性的牢笼和权力的界限的可能。只有在审美领域才能体会到现代社会中分裂的自我所不能体会到的身心的圆满。福柯后期对于权力的描述更令人绝望：对于权力的反抗终究要变成权力的效果。但是，福柯依旧要寻求一种对抗权力的“赌注”。十八世纪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权力也以一种与技术相关的方式调整着自己的战略，它越来越发展成一种与技术相应的个体化控制方式。技术的发展不是许诺了个人的自由，而是随着权力的调整压缩了个人的自由。而我们选择措施的关键在于如何打破能力的增长与权力的强化之间的连带关系。福柯在希腊人对待生活态度上的伦理学那里发现了一种生存美学，希腊的伦理实践体现了一种审美化的生存方式和一种生存艺术。“人们通过它们不仅确定了各种行为的规则，而且还试图自我改变，改变自己独特的存在，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和反映某种风格标准的作品”^②。而在波德里亚的著作中，现代社会是一个被“拟像”统治的社会。“拟像”不再是事物的展现，它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自身的发展逻辑。于是，在现代这个社会，本源与拟像的关系发生了一个颠倒：不是本源决定了拟像，而是拟像塑造了本源；不是事物产生了拟像，而是拟像构建了事物。“仿制品是先于原制品而存在的；模拟体取代那不曾面世的原作品而流传于世。而顺理成章地，以模拟体为‘生命’的文化便介入我们的社会，因为这里广泛地流通着统摄一切的‘交易’价值，把人

①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257页。

②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12页。



技术统治与审美自由：福柯与波德里亚思想研究◎

类社会对传统‘使用’价值的回忆彻底扫除”^①。波德里亚哀叹那个人与物之间非中介的体验，那种最原初的本真性。

可是，对于福柯和波德里亚而言，那种自由和本真性只存在于过去，他们两个人对社会的探讨基于一种对立的逻辑之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中人是自由的、对物的体验是本真性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非中介的，总之，人在传统社会中是灵魂的完满的。而现代社会是一幅堕落的景象，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技术虽然越来越发达，但却也变成了自由的牢笼，人对物的体验是以一系列的中介为前提的，在现代社会中，人是分裂的，或者是被异化的。这种对立逻辑是现代性自我理解的基础——现代主义通过与传统社会对立构建自身，也是后现代主义构建自身的基础——后现代主义通过与现代主义的对立阐释自身的原则。这种对立的逻辑也提供给人一种深深的怀旧情绪，这种怀旧情绪往往就成为现代人逃避社会的避难所——其结果就是福柯和波德里亚的这种从审美的角度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审美主义的逃避。这种审美主义的态度企图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实现对整个现代社会的大拒绝，这才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一点。我们也将本书的最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泛审美主义状况做出回应。

本书在结构上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编主要通过梳理福柯的思想转变来阐述福柯独特的生存美学观念。该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介绍福柯思想写作的基础——上帝的缺失和总体概括福柯思想的演变；第二章介绍福柯《疯癫与文明》时期的权力观念和审美诉求，这一时期的福柯将权力看作是一种主权，权力的争夺是主权与非主权的争夺，相应地，其审美的诉求也就变成了对主权压制的反抗；第三章阐述福柯《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等著作中的权力观念及作为一种反抗权力统治的生存美学，因为这一时期福柯将权力看作是弥散的和没有中心点的关系网络，任何对权力的反抗都可能会产生增强权力的效果，因此，福柯诉诸于一种自我调控的个人伦理行为

①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455页。

作为反抗的策略;第四章是对福柯生存美学的界定,将其界定为一种从侧面反抗的迂回策略。

下编主要是通过追寻波德里亚的思想历程以及通过三部电影来阐释波德里亚思想,揭示波德里亚思想中深沉的虚无主义。该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导论,总体阐述波德里亚的思想;第二章主要基于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完美的罪行》及《拟像与仿真》三部著作中对“拟像”观念的定义与确立,以时间顺序梳理波德里亚前期的著作如《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发掘波德里亚理念中真实之死的线性脉络,同时也是其“拟像”理论之树从生发到遮蔽一切的成长历程;第三章是研究的重点,从分析波德里亚“横跨各界面”的理论遭遇开始,结合其后期著作,探讨寻找波德里亚后期思想转向的原委轨迹——对前期“拟像”观念的推倒否定,及在人类自身不过是代码的仿真中走向虚无的顶点。在分析波德里亚所揭示的仿真生存图景时,本书以深得“拟像”观念精髓的电影《黑客帝国》——《异次元骇客》——《盗梦空间》为案例,这三部分别代表着基于客体逻辑、主客体混淆、主体逻辑的生存范式的电影来解读三种波德里亚式的人类未来仿真生存图景,及其回归真实的沉默、死亡、象征交换的反抗策略;第四章则希望将波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诊断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虚无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在现代社会中,金钱关系成为笼罩整个社会的基本关系,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必然会消弭对精神的探索,这使得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价值虚无的状态——在波德里亚的思想中表现为浓重的怀旧情结。在这一编的最后,我们主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泛审美主义倾向”,分析主要以马尔库塞的理论为主。当然,进行这种分析并不是为了要确认和推崇这种理论,而是为了揭示马克思的根本设想,即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设想。

本书的整体写作由张成华、陈翀、张诗婷、朱亚铮四人共同完成,其中上、下两编前期的文字工作分别由张成华和陈翀完成,张诗婷和朱亚铮分别对上下两编进行统筹、修改、补遗,并分别完成了对马尔库塞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学理审视,以确定本书的写作基调。由于对外国作家姓名国内叫法和写法不一致,为了全



技术统治与审美自由：福柯与波德里亚思想研究◎

书统一，本书暂统称为波德里亚。

最后，我们想要指出，无论福柯和波德里亚对于整个社会的态度如何绝望，总还保留着反抗的决绝。

“我们被挟持着向前飞奔，既无从呼救，又不肯放弃挣扎。”^①

张成华

2013年11月15日

① 舒婷：《舒婷的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73页。

目 录
Contents

序言//1

上编：福柯的生存美学//1

- 第一章 导论：福柯权力观念的转变//3
- 第二章 福柯美学观的演变：从非理性与审美的结合到生存美学//19
- 第三章 福柯后期主体性的回归——关于存在美学的论述//36
- 第四章 结论：作为一种迂回策略的生存美学//54

下编：虚无之路——波德里亚拟像理论探析//61

- 第一章 导论：拟像理论溯源//64
- 第二章 基于时间轴的思路轨迹：波德里亚拟像理论分析//68
- 第三章 代码的形而上学：完美的罪行与走向绝对虚无的仿真//86
- 第四章 消费社会与虚无主义//116
- 结语 走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125

参考文献//146

后记//152

上编：福柯的生存美学

本书讨论的是福柯生存美学,但并不希望以福柯后期的美学思想来统摄和解释福柯的整个美学历程,而是从他的美学与权力的关系角度来分析他前期和后期美学思想的差别,以便更好地阐释他的生存美学思想。本书首先分析福柯的权力观念,指出正是他的权力观念的转变促使福柯重新思考他的美学思想,从而使他的生存美学得以产生。在《疯癫与文明》中,权力体现在理性与非理性两种权利实体之间的支配关系中,是理性用来压制和排斥非理性的工具,因此权力更多地表现出否定性和压制性。因此,在《疯癫与文明》的结论部分福柯提出审美与非理性结合的美学观念。这种美学思想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冲破理性,利用权力给非理性设置牢笼和界限。审美和非理性的结合在作用于权力的界限的时候会使人感到一种陌生感并重新体验到久已分裂的存在于这种美学思想内核处的人的圆满。而随着福柯权力观念的发展,尤其是在他的《认知的意志》中,权力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受限制的实体,越来越表现出弥漫性和生产性,任何正面反对权力的行为都将被权力同化和利用,成为权力扩大自身效应的载体。因此,福柯前期的美学思想与权力的界限之间的僭越关系也就很难成为反抗权力的有效途径。于是,福柯重新思考权力控制人的方式,指出权力正是利用自身和知识塑造出不同的主体从而实现对人的规训和控制,而权力塑造主体的方式如果不通过个人的主动参与也是不能实现的。因此,福柯期望从主体的角度探讨个体摆脱权力的逻辑,实现自我塑造的可能性。而“赌注”的概念就成为理解福柯生存美学的一个视角,即在现代“规训社会”中,个体如何破除权力与技术能力增长



技术统治与审美自由：福柯与波德里亚思想研究◎

之间的连带关系,实现自我的自由。于是,福柯提出自我主动塑造主体的方式。福柯在古希腊罗马人对待性的问题上发现了这种自我风格化的生存美学,而福柯认为这种生存美学正是现代人摆脱现代“规训社会”权力逻辑的关键。福柯生存美学的核心是自我风格化,即自我主动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件光彩夺目的艺术品。这种生存美学并不寻求同权力的正面冲突,而是寻求从主体的角度摆脱权力的逻辑。因此,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迂回策略。

第一章

导论：福柯权力观念的转变

一、上帝的缺失

如果说正是上帝的缺失,使人们意识到限制的存在,或许会引起误解,因为正是上帝的存在规定了人存在的本质、人从出生前到死亡后的整个过程、生活的目的以及围绕着人的各种禁忌和戒律。上帝之死意味着人从上帝这个统摄性的概念推衍出的各种戒条中得到解放,人将不再为外在于自己的戒条束缚,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因为上帝之死为我们去掉了一个无限存在的限制,因而产生了一种经验,在这种经验中,再无任何东西可宣告存在的外在性,因此便产生了一个内在性和自我主宰的经验”^①。于是,人们能够取消存在于头顶上,俯视和统治着整个人间的无限制的存在,人们可以从它无所不在地笼罩着世界的光辉中解脱出来,回到原本属于自身的、自然的黑夜。这是人的解放,人们不再需要外在的无限制主宰来规定自己生存的世俗意义,不需要一个统摄性的存在规定人们生活的目的,不需要外在的束缚规定人们的世俗行为。人们可以从自己的存在中发现存在的本质。人是自己的主宰,除

^① 汪民安:《福柯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4页。



技术统治与审美自由：福柯与波德里亚思想研究◎

此之外没有任何能规定人的世俗行为的外在存在。

然而，在福柯看来，情况并非如此。“上帝之死并没有为我们恢复一个受限制的、实证主义的世界，而是恢复了一个由经验而揭示出其各种限制的世界，这个世界被那僭越它的过分行为既制造又拆解”^①。笼罩在人们头上的光辉消散之后，人们并不是完全回到自然和自身之中，仅仅受到自然和自身界限的限制——在这些限制中人们至少能保持本真的自由，而且能够通过不断地掌握和突破各种自然规律实现自身的自由突破。在自然的黑夜中，人们能够和应该面对自己的局限，在这个局限中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并且为自己的自主选择负责。在福柯看来，正是上帝之死使人们发现了弥漫在身体上的各种限制。消除上帝虚幻的统治与人发现自身的限制是同时发生的。在基督教的观念中，性欲是和原罪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禁忌。而正是在人们发现和正视性行为本身的同时，才突破了上帝的束缚。性不再与堕落必然相联系，淫欲行为也不必然就投靠与上帝相对的神灵——阿斯蒙蒂斯。性不过是人的自然本性，性行为也不过是人的自然冲动。当然，突破上帝光辉的笼罩并不意味着性的解放，因为人们在突破这种束缚的刹那发现了围绕性的语言暴力和技术敲诈。无意识理论、语言学、法律以及欲望哲学在不断地借助各自的理论生产和围绕着性的话语，对性进行解释，对性行为进行“解自然化”。“我们并不是借助性而与井然有序、令人愉悦的动物的世俗世界进行交流，相反，性是一个裂隙——但它并不是作为我们孤独或个体性之基础而环绕我们，而是表示出内在于我们的界限，并标明，我们本身就是那个界限”^②。通过各种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围绕着性生产出各种被我们体验到的性经验，我们却一贯地认为这些性经验是自然而然的，而这些性经验正是我们的限制。这不是性经验本身，而是通过知识和技术解释性行为，把性行为本身隐藏起来，是权力和知识围绕着性生产出解释性的面纱。但我们却并不自觉，从这些性经验中发现了关于我们的整个真理和本质。

① 汪民安：《福柯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4页。

② 汪民安：《福柯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3页。

这是一个循环,权力和知识生产出各种围绕我们的界限,而我们却不自觉,欣然地强化这些限制。这个循环需要被打破。

福柯的整个著作就是揭示围绕着现代人的身体的各种界限是怎样形成以及这些界限是如何对人进行塑造并把人塑造成各种不同形式的主体的。《疯癫与文明》讲的是理性如何对非理性进行压制和束缚,疯人是如何被理性地与正常人相分离,以及非理性是如何被理性压制在匿名的状态的;《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第一卷则分别回顾的是监狱的历史和性经验的历史,以指出权力是通过何种方式不断地塑造出罪犯主体和各种性主体;而《词与物》则是通过回顾人文学科的历史来说明在人文学科中,“人”是如何出现和被塑造出来的。

二、权力观念的转变

如果从一开始就把福柯的美学观念和当代权力体系看作对立两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福柯美学思想在理论上的连续性。通过福柯后期的生存美学将很容易把非理性、他者、反抗、生存美学等概念整合到一个完美的体系当中。这种光滑的连续性表面很具有诱惑力,因为它把福柯的权力和美学思想整合到一个整体当中,易于思考和接受;更重要的是它在指出当代权力强大的渗透性和无所不在的弥漫性的同时,承诺了一条拯救的道路,一条摆脱权力束缚的理论法则,指出在那里存在着人类解放的全部“真理”。但是,这两个看似晶莹剔透的概念并不总是安稳地处于自己的位置上,它们之间的纠缠在福柯的著作中也不一定是各自连续的展示和彼此斗争的升级,更不是显示彼此斗争的各个侧面。

在福柯的早期著作《疯癫与文明》中,很难单一地从表面发现权力的身姿。在这部著作中,福柯关注的主要是权力,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权利的展示,以及非理性的权利在历史的进程中是怎样受到理性的压制和束缚从而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的。权力在理性和疯癫的冲突以及支配性关系中侧面地展示出自己的身影。福柯指出,疯癫在文艺复兴时期曾拥有过一段光彩夺目的瞬间:“对于15世纪的人来说,自己的梦



技术统治与审美自由：福柯与波德里亚思想研究◎

幻、自己的疯癫幻觉的自由，无论多么可怕，但却比肉体需求的实现更有吸引力。”^①疯癫在这一时期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权利，这种权利是通过疯癫的终极性表现出来的。一方面疯癫表明人自身所固有的禀赋、弱点和秘密；另一方面，疯癫必然表现出世界的某种真相。“当人放纵其疯癫的专横时，他就与世界的隐秘的必然性面对面了；出没于他的噩梦之中的，困扰着他的孤独之夜的动物就是他自己的本质，他将揭示出地狱的无情真理；那些关于盲目愚蠢的虚浮意象是这个世界的‘伟大科学’；这种无序、这个疯癫的宇宙早已预示了残忍的结局”^②。疯癫的这种终极性在这时并没有被理性组织和控制，它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和知识指向。福柯将要展开的是围绕着疯癫形成的各种控制形式：中世纪对付麻风病人遗留下来的排斥和隔离机制；总医院、教养所、强制劳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劳动伦理意识”；18世纪末出现的疯人院、医务人员的神圣化和巨大的“道德禁锢”以及后来的精神分析学说。正是借助于这些控制形式，理性开始逐渐从自己的视角解释非理性的存在，对疯癫进行自然化的解析，从而消解疯癫的存在基础，至少使得疯癫以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把自己固执的一面隐匿在理性的外表之下。疯癫逐渐被理性塑造成异质性的他者，从而使非理性在欧洲文化中长期处于匿名状态。而权力正是表现在理性对疯癫的控制形式之中。由于这些控制形式处于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权利体之间，是理性用来组织和包围疯癫的策略，因此权力有自己的边界，即理性和疯癫两种权利冲突的表面。这个界限一方面表现为权力的物质形式，即教养所和疯人院的隔离墙和病室；另一方面则是围绕着疯癫形成的各种意象以及围绕着疯癫的巨大的道德禁锢。当然，权力的边界以疯癫的主动性为基础。如果疯癫只是一种可塑的被动物，那么理性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地对疯癫进行塑造，这种冲突不存在了，权力的界限当然也就不存在了。疯癫是一种狂暴的非理性能量，理性对这种狂暴的能量本身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它只能借助于各种权

①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17页。

②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19页。

力形式把疯癫组织和控制起来，让疯癫在人们的视线中处于缺失的地位，至少使人们透过理性的面纱来观察疯癫。因此，权力在福柯的这部著作当中是表现为压制和排斥性的，它是理性用来组织和控制疯癫的工具。而人的身体内部则存在着一种狂暴的非理性能量，它在历史的进程中只是被逐渐封印起来而并没有消失。而这种被封印的能量则期待着与理性进行决战，期待着冲破权力的界限，重新获得自己独立存在于人们视线中的权利。

如果说在《疯癫与文明》中权力还是躲躲闪闪、在两种权利的支配关系中隐晦地展示自己的身姿的话，那么在 1975 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则精心地阐述了他的现代权力理论。在同一时期（1975—1976 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必须保卫社会”中回顾了种族战争话语的历史，在揭示出统治权话语的脆弱性——统治权话语不过是为了获得和巩固独占性权力而使用的工具，在授课的最后谈到了现代生命权力对国家权力的侵蚀。“所谓生命权力，是和统治权相对而言的。在统治权理论中，统治权是‘使人死’的权力，也就是说，只有在杀人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君主的权力和统治权，这不是生与死相平衡的权利，而是一种明显的不对称在里面。但从 19 世纪开始，一种新权力开始形成了，与古老的统治权相对，它是‘使人活’的权力，这就是‘生命权力’”^①。福柯将从两个方面探讨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生命权力形式：以“机器的肉体”为中心，探讨人体在现代社会中被规训的情况和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的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说明现代生命权力对人口进行的调节。“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在古代建立起来的这一伟大的双面技术——既是解剖学的，又是生物学的；既是个别化的，又是专门化的；既面向肉体的性能，又关注生命的过程——表明权力的最基本的功能从此不再是杀戮，而是从头到尾地控制生命”^②。而“在‘身体’和‘人口’的联

① 吴猛，和新风：《文化权力的终结：与福柯对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第 327 页。

②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 90 页。